

深观察

如今，学习声乐的孩子越来越多。全国独立设置的高等音乐院校有十几所，拥有音乐专业的综合性大学有七八百所。可是，不少声乐专业的毕业生演唱时连基本的呼吸问题都没解决，甚至不会读谱，需要用用人单位重新培养。

每年毕业季，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都非常紧张。在毕业音乐会上，他总会发现，不少学了几年声乐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演唱时连基本的呼吸问题都没解决。给学生们的毕业证书签字盖章时，王黎光很为他们的前途担心。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歌唱家雷佳发现，现在很多声乐专业的毕业生，到了文艺团很少有能直接演唱歌剧的，有的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有的形体动作不过关，有的不会念台词，大都需要文艺团重新培养。

在雷佳看来，这不是哪一个学生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学校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课堂与舞台脱节、理论与实践隔阂导致的尴尬。

要解决这一难题并非易事。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深圳声乐季”，正在试图寻找破题之策。

打通从校园到院团、从课堂到舞台的教育链条

歌唱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石倚洁曾问过很多同学一个问题“为什么学声乐”。不少学生回答：“为了当音乐老师。”“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从小学到大学，很多音乐老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正式登台演出过。”雷佳说，“缺乏实践经验的老师，又怎能教出一毕业就有良好舞台呈现的学生？”

王黎光遇到的情况稍有不同。他发现，现在学声乐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学校也在增加声乐专业。学生学习声乐后如何就业，学校并未考虑太多，只是“招进来再说”，甚至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根据教师的情况“因人设科”“因人设课”，缺乏系统性思维。

在福建歌剧舞剧院院长、歌唱家孙砾看来，社会对声乐艺术的认识比较模糊，不少人觉得声乐就是选秀节目中歌手拿着麦克风唱歌，没弄清楚“秀”和“艺术”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也导致一些孩子学习声乐时过于关注“秀”的技巧，而没有学到真正的艺术本领。

无论是歌唱界还是声乐教育界，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3年前，在雷佳等人的推动下，“深圳声乐季”举办，旨在打通声乐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环节，探索出一套新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三届“深圳声乐季”于今年7月25日至8月6日举办，报名学员达1700多人，再创新高，其中不乏从中尝到“甜头”的往届老学员。这个“甜头”既包括有机会当面聆听郭兰英、居其宏等文艺界前辈的教诲，也包括可以获得王黎光、王洪波、印青、王秉锐、廖昌永、王宏伟、雷佳、李心草、陈蔚等教育家、作曲家、歌唱家、指挥家、歌剧导演的指导。整个声乐季，除了在各种大师课上学习，学员们还参加了声乐比赛、声乐展演、声乐高峰论坛、声乐轻骑兵音乐会、下基层演出、音乐支教等各种活动，实现了从课堂到舞台、从理论到实践的全覆盖。

活动期间，每天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10时，深圳龙岗文化中心大剧院都座无虚席，甚至有人坐在台阶上，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除了受到“深圳声乐季”项目资助的学员，还有很多青年教师、学生从全国各地赶来听课观摩，正如一名学员所说，“在声乐教育领域，这样的教育模式以前没有见过。参加这样的声乐活动，不仅长知识，更长见识，我不再仅仅从歌唱者的角度出发，而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更能领会作曲家和导演的意图”。

仅仅会吹拉弹唱是不够的，重在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社会上有一种惯性思维，那就是总有人觉得



▲“深圳声乐季”的发起人、艺术总监雷佳（中）在给学员上课。

从课堂到舞台

如何培养中国声乐

新力量

韩业庭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左）在第三届“深圳声乐季”上给学员上大课。

唱歌跳舞的没啥文化。”在第三届“深圳声乐季”大师课上，王黎光一方面为文艺界叫屈，另一方面也呼吁学员们思考为何文艺界会给社会留下这样的印象。

他举了个例子，学声乐的学生现在都习惯把目光投向舞台，把歌唱家在舞台上的形象、声音、技巧等作为学习对象，而鲜有关心歌唱家舞台下的付出，不明白舞台表演其实都是综合素养的厚积薄发。他表示，如果没有深厚的综合素养，无论是演唱还是表演，都会缺少感染力。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对此深有体会。他跟国内外很多歌唱家合作过，其经验是，优秀的歌唱家除了唱功了得，钢琴也弹得很好，理论知识、外语水平等也都说得说。比如，一些世界著名的歌唱家，除了自己的母语，往往还掌握两到三门外语。他们通晓外语，了解歌剧故事的历史背景、剧中人物的文化习俗，把这一切都吃透了，才能调动出最贴合作品风格的演唱技法和表演技巧。而一般的声乐演员唱起外国歌剧，就算歌词、旋律唱得再准确，内行人一听总觉得差点意思。如果问他（她），歌词是什么意思，故事发生在哪个历史时期，对方往往一脸茫然。李心草说，这就是有无综合素养的差距。

如何提升自身综合素质？雷佳的经验是，向书本学、向民间学、向群众学。前段时间复排歌剧《党的女儿》，作为主演的雷佳把能找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书全翻遍了；为复排歌剧《白毛女》，她随剧组到白毛女原型地河北省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采风，跟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包饺子、贴饼子、点卤水

豆腐这些活计全上了手，连当地老乡都夸她贴饼子做得好；为了唱好民歌，从大学开始，她每逢节假日就去全国各地采风，跟民间老艺人学方言、学唱歌，如今她已经可以用十几种方言演唱地方民歌，包括现在几乎没人使用的古侗语。正是由于从多方面汲取营养，雷佳才得以突破单一唱法的局限，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演唱风格。

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声乐文化，学习西方规范的声乐技术

在中国一些“歌舞之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确，由于能歌善舞的传统代代相传，那些“歌舞之乡”的人们，只要情之所动，兴之所至，都能引吭高歌，翩翩起舞。

可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代代相传的传统越来越难以继。正如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萧梅所言，“当今舞台上唱度最广的‘民歌’与真正的民歌已相去甚远”。有一次，郭兰英看某院团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看了一半，就起身离开了。这位中国民族歌剧界的前辈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她觉得“那位演员唱的不是民族歌剧”。

音乐学家、歌剧评论家居其宏呼吁，中国声乐教育要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民族歌剧演员跟戏曲演员一样，都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因此，学习民族歌剧不妨从学习传统戏曲的基本功开始。

萧梅介绍，目前专业音乐学院里与传统音乐有关的课程寥寥无几。可传统音乐是现代声乐人才培养的基石，因此应当把传统音乐文化的精华纳入当今声乐人才培养课程，具体做法只能是“跨学科的通力合作”。

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王宏伟认为，高等音乐学院除了要教授学生歌唱技术，还应借鉴外国音乐院校的做法，开设表演、形体、台词、舞蹈等相关课程，因为舞台上的演唱是个系统工程。此外，好的演员都是在演出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他还建议为学生提供更多登台演出的机会。

在雷佳看来，只有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声乐文化与西方规范的、先进的声乐技术相结合，才能够逐步建立起“中国声乐”的概念，才能为中国声乐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精益化的发展之路。（本文配图由第三届“深圳声乐季”组委会提供）

脚踏泥土 紧扣时代

本报记者 苗春

——访电视剧《花开山乡》原著作者忽培元

由高希希执导，王雷、李小萌领衔主演的当代农村题材电视剧《花开山乡》，目前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时间播出。剧中的主人公白朗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实干笃行，用智慧和勇气带领村民闯出一条创新致富之路。他领导村两委，将一盘散沙的村民团结成乡村振兴的生力军，克服种种困难，打造了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国务院参事忽培元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忽培元。

记者：这部小说把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刻画得非常鲜活，这是怎么做到的？

忽培元：我出生在延安，生长在陕北农村的孩子堆里，高中毕业后在陕北农村插队，19岁就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后来无论是担任县乡公务员，还是到中央和省级党政机关工作，我在感情上都没有断开同乡村的生命脐带。近几年担任国务院参事后，我的调研范围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接触了大量的人物和事实。农村基层干部在思考什么问题，怎样和群众交谈，怎样处理农村的矛盾，尤其是到村里以后要面临什么情况，我很了解，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

记者：您为什么写这部小说，白朗不是有原型？

忽培元：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现在每年选派大量优秀中青年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个决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不仅着眼于农村工作，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我们党的干部的培养。我们过去靠考试、考察培养出来的干部，“三门”干部比较多，就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现在的干部如果有过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经历，他们对农村的情况，对农民这个中国社会相当广泛的群体就有了了解。

白朗的生活原型，一个就是我自己，我还接触过几十个驻村第一书记，吸取了他们的共性，就是鲁迅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记者：您40多年来用5部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和艰难探索。您的小说以往是否进行过影视化改编？这部小说影视化以后，是否可以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忽培元：虽然我是学文学的，但一直在党政工作的岗位上。30年前有两位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把《群山》改编成电视剧剧本，但我一直没拿出来，所以我的小说影视化，这还是第一次。

《乡村第一书记》这部小说可以当作农村工作的教科书来读，对这一点我很有信心。我是从实战当中走出来的，19岁当党支部书记时，4个副书记都是四五十岁甚至60岁的人，虽然矛盾不少，但还是要把他们团结在周围，一起干事业。那时，晚上开会，我到窑洞里关上门自己偷着流泪。第二天天一亮仍然扛上锄头去劳动。书中我写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上世纪50年代的到当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采，也都有自己的烦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树，也都有自己的问题。

记者：您对这部电视剧的观感如何？

忽培元：我看了一部分，感觉画面很有冲击力，就像油画一样，没有把人物概念化、把农村肤浅化。农村剧不能是闹剧，应该像《创业史》一样，有厚重感。

记者：您对男主角饰演者王雷印象怎样？他跟您写小说时脑海里白朗的人物形象契合吗？

忽培元：王雷外貌比较干净，身材高大挺拔，给人说话诚恳、作风扎实的印象，这和我的想象一致。



▲电视剧《花开山乡》剧照。出品方供图

工艺之美 闪耀国博

李欣桐 邹雅婷



▲展厅里，杜培菲创作的紫砂及综合材质作品《凝》。杜建坡摄

奇石响立，树影斑驳，墙面和窗框前后交错，形成江南园林独特的空间意象。在艺术家周庆创作的漆画作品《园林·共时的窗》前，不少观众驻足欣赏。这幅作品表达了“卷石洵幽奇，一罗窗户”的古典诗意，又具有鲜明的现代艺术风格。

日前，“知者创物——第二届全国工艺美术作品暨中国博物馆第二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近270件/组当代工艺美术佳作齐聚一堂，展现传统与创新融合的工艺之美。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展品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的优秀工艺美术新作以及部分知名艺术家的特邀作品。展览包括“才·雕”秀出“千·漆”百趣“细·织”入微“绚·璃”多彩“尽·善·金”美“赏·心·乐·饰”六部分，集中展示了当代工艺美术创作的新工艺、新技法、新材料、新创意，深入诠释了追求

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反映了工美人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最新尝试和探索。

展厅中，一幅长9.6米、高2.4米的织绣作品吸引了人们目光。这是艺术家潘喜生与有着合作的织绣作品《工匠丝路》，以丝路“百工匠作”为主题，表现丝绸之路上传统工艺的发展变迁。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之路，也是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传播之路。这幅长卷描绘了丝绸之路上的传统手工艺制作、贸易通商及民俗文化场景，气势恢宏而又细致生动。

色彩与造型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玻璃制品，浑厚质朴而又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黑陶作品，以不锈钢表现“星光耀沃野”的金属工艺品，简约抽象、彰显个性的首饰……一件件凝聚着艺术家巧思妙想的作品，体现了传统工艺在当代焕发的活力和光彩，令观众赞叹不已。

据悉，此展览将在国博展出一个月，并将于今年10月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展出。

好声音

新时代的美育是一种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应当采用感悟的而非知识化的、多学科知识融合式的而非单一学科独立式的教学模式，向学生传达正确的审美观和人生观，让他们领悟美为何物，理解人生的道理和成长的要义。

——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周伟谈青少年美育教育

从近年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事”，看到因地制宜的脱贫实践，也能看到“人”，看到新型农民、扶贫干部、返乡青年、支教志愿者等不同群体形象；还能看到“史”，一些作品拉长历史镜头，体现出地方志色彩。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全谈脱贫攻坚题材的报告文学

今天我们面对“流量明星”出现的问题，需要从认知上看到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要从演艺从业者个人素养的提升、媒介的规范和资本的监管等多个方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文化生态。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谈“流量明星”出现的问题